

# 孙诒让诗文遗稿补辑（上）

孙延钊辑 张宪文整理

## 前 言

瑞安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廬，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周礼正义》、《墨子閒诂》、《古籀拾遗》、《名原》、《札迻》、《契文举例》等书，在经、子、古文字学方面，均成就卓著。章炳麟誉其学为“淹通今古”（《孙仲容先生年谱叙》），“三百年绝等双”（《章氏丛书·文录卷二·孙诒让传》），曾给予高度评价。至其单篇学术论著，孙氏曾手订《籀廬述林》八卷，所有诗文之类均摒而不录。此书生前未及行世，迨身后，乃由其从弟诒械续辑笺、书、记、状等文，合前手订者都为十卷，刊行于1916年。瑞安宋慈抱曾写过一篇《孙氏遗书总序》，其中对《籀廬述林》一书作了如下评介：“许、郑谈经，不善文章；任、沈多才，未諳考据。先生则序跋之作，比辛楣（钱大昕）而尤精，骈俪之文，与驛轩（孔广森）相比美。解经诂史，每有专篇，考献征文，尤多名作。……盖比汪中《述学》，且远过之。”所言极称其文辞之美，虽不无偏爱之辞，要亦非为妄誉。

由于孙氏长于文辞，凡“诗文杂制，随口而出，援笔立就”，而“当日自以为命世传远无贵于此”，因而“大率篋不留稿，浸以放失”（孙延钊《籀廬述林跋》）。于是，在《籀廬述林》行世后，邑人杨嘉、陈準辈及其后人，又复一再辑其诗文，冀垂久远。现及见者，计有下列四种：

一、籀庠诗词 邑人杨嘉辑。收入《墨香彙丛编》，印行于1922年。计辑诗二十七首，词二阙。

二、籀庠遗文二卷 邑人陈準辑。1926年印行。上卷录寿序、叙、题跋、碑铭凡二十八篇。下卷录书、祭文、杂著凡二十一篇，并校补杨嘉所辑，仍题籀庠诗词，计各体诗三十一首，词二阙。

三、经微室遗文、籀庠题跋 孙氏从侄宣编次，1932年刊于《青鹤杂志》。《遗文》计各体文三十篇，题跋计十七篇。

四、经微室遗集八卷 孙氏哲嗣孟晋先生辑存。这是蒐罗最广的结集，除收录已刊于《述林》、《遗文》、《青鹤杂志》者外，又辑得文二十四篇，诗三十二首。就中各体诗或征之故家，或录自书件，增益尤多。全集共为文九十二篇，诗六十三首，词二阙。编定于1932年，迄未印行。其所辑诗、文或系以甲子，惟不以先后为序。孟晋先生尝叙其原委云：“延钊累岁家居，校理先著，……从弟宣公达、从侄师觉缙万并笃学能文，每资襄助……”（《青鹤杂志·瑞安孙延钊启事》）。具见辑录固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钞稿现存温州市图书馆。兹录其增辑之诗文篇目如次：

### 增辑遗文目

1. 止斋文集跋
2. 康熙瑞安藩乱记跋
3. 董香光书枯树赋跋
4. 何丹邱书谱临本跋
5. 温州办学记
6. 瑞安天算学社序
7. 科学仪器馆月报小引
8. 募建云峰山福应寺大殿疏
9. 光不灭说
10. 朱博士事略
11. 先考太仆公行状
12. 先仲父侍郎公行述
13. 镇海叶君家传
14. 清故署山西河曲县知县升用知县保德州吏目洪君墓志铭
15. 清故试用训导开化县教谕杨君墓志铭
16. 与友人论修南雁荡志书
17. 赵琴韶先生八十寿序
18. 林樵士先生七十寿序
19. 杨母李太宜人八十晋一寿序
20. 陈母林宜人八十寿序
21. 池拙庵先生七十寿言
22. 王歆牧大令六十寿序
23. 蔚文张君五十寿序
24. 经鄂陈君暨德配沈淑人五十寿序

## 增辑遗诗目

1. 送程大令步庭（七古一首）
2. 题焦山定陶鼎拓本（又七绝一首）
3. 挽丁松生丈（七律二首）
4. 题新始建国铜镜拓本（又五律二首）
5. 题埃及古石刻拓本（又七绝一首）
6. 题万年少赠顾亭林秋江别思图抚本（七绝四首）
7. 题雁塔圣教序（七绝一首）
8. 题陶藕舫读易图（七绝一首）
9. 题时文刻本（七律二首）
10. 题宋槧二徐说文注（七绝一首）
11. 题李癖研先生楷抚灵飞经遗迹（七绝一首）
12. 赠王雪璞（七律）一首
13. 星命某生为余推命颇验戏赠二绝兼以自嘲（七绝）
14. 虎溪三笑图为兰庭题（七绝一首）
15. 赠卮莲律师（七律一首）
16. 恭谒大日先茔野田罌粟盛开见而感赋（五律一首）
17. 西湖感怀（七绝二首）
18. 题赖山阳外史（七绝四首）
19. 题胡雪帆念濂图（七绝一首）
20. 自题顾亭林集校本后（七绝二首）

在遗集辑录之后，近来我们在社会上及馆藏册籍中复辑得孙氏遗文《温州建置沿革表引》、《永嘉郡记集本跋》、《光绪瑞安县志稿建置沿革表引》、《浦城县志序》、《以太论》、《复刘祝群书三通》、《在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辞》、《伤寒方论序》等文凡九篇。

总观孙氏十五岁即著有《广韵姓氏刊误》，三十之年，即著书六种，驰誉学林。综其一生，自甲午之前，承乾嘉正统考据之学，堂堂正正，为晚清朴学宗师。洎西学流播日广，以至戊戌变法，孙氏蒿目时艰，在新思潮影响下，自谓“深愧所学与时不相应”（《与日人袖海君书》），亟思有所湔拔。于是改弦更张，渐渐地跳出了经师考据的圈子，以极大精力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科学知识，主张为学必须经世致用。并身体力行，先后在乡创办了学计馆、化学学堂、博物讲习所、理化讲习所、蚕学馆等各类书院学堂。晚年在清廷废科举之后主持温、处学务处时，复兴办各级学校三百

多所，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很大贡献。这后一阶段，是孙氏政治思想和学术道路的一个难能可贵的转变，它在各种遗集所辑补的诗文中往往有所反映。这些在孙氏看来是“无贵于命世传远”的作品，却是研究孙氏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的一份重要的材料。

兹将《经微室遗集》所辑尚未刊行过的和以后我们继续发现的遗文举要标点由《文献》发表。其诗词则因刊布极少，世罕知者，故并同杨、陈所辑全录以饷学者。至于在整理编次方面，其撰著有年代者以年代为次，无年代者则编居其后；凡诗文所书古字，如“掣”之为“腕”，“庠”之为“斥”，“螽”之为“昆”，“笏”之为“残”，“姓”之为“晴”，“壘”之为“塾”之类，均改作今字，以便省览；至原文漫漶的文字，未敢臆断，均以□号标出；文中孙氏自注及孟晋先生的按语，悉依原稿仍于题末或行间以小字编排；其有可资稽考者，则于文末谬加按语以识之。至于所录《先考太仆公行状》、《先仲父侍郎公行述》诸文，凡叙及太平天国革命与浙南金钱会起义者，均以“寇”、“匪”，“贼”等词诬之，文中污蔑之辞，所在多有，亦见当时孙氏立场之一斑，然此等文字，有关一代史料及孙氏家族情况，故仍如文照录。区区之意，只是表著孟晋先生辑集之功，使这一份宝贵的材料得公之于世而不致沉蕪而已。如谓阐发幽秘，则余岂敢！

整理者

一九八三年二月

## 一、各体文

### 温州建置沿革表引

同治八年

余辑永嘉郡记既毕，病明以来图经所载沿革表舛午不足据也，

乃以句日之力重为一表，以附郑记之后，而叙其首曰：温州在《禹贡》盖扬州荒服之地，历夏、殷、周皆为瓯越（夏为瓯，殷为沔，周为欧，实一字也，详见考证）。秦并天下，始著于职方之籍。然闽中一郡，不列三十六郡之内，则亦以僻远羁縻之而已。汉初，东瓯为东海王都。武帝时，东瓯内徙，遂虚其地。后遗民稍出，乃立为回浦县。其地跨今台、温、处三府，而县治则在今台州之黄岩（陈耆卿《嘉定赤城志》一，黄岩县繁昌乡有回浦里是也。全祖望《鮑琦亭集》三十五，谓今奉化、象山之间有乡名回浦，盖汉之旧也。其说似不足据），温、处特附属焉。东京之际，县并入鄞。厥后章安之立，复有回浦全境，温在其时，止得东瓯一乡。至顺帝永和中，析章安置永宁，此温为县治之始。其境虽北与台分，而西犹兼处。稽其全界，几方千里，而户乃不满万（永宁户口，古籍无征，据《续汉百官志》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而《三国志》六十，有永宁长韩晏、贺齐，知之），则其地广而民稀，犹不得与中原等也。孙吴据有江左，温以永宁、罗阳两县属于临海郡。至晋氏东迁，乃析临海置永嘉郡，领县五（永宁、安固、乐城、横阳、松阳），而治永宁。盖至是，温始为郡治矣。六朝之季，隋并永宁、安固、乐城，横阳为永嘉一县，而省郡以属括州。唐武德初，于永嘉立东嘉州，领县四，此温自为州之始。后复废入括州。至高宗上元二年，始立温州。盖自此以后历千二百余年以至于今，州名无所更革，州境亦无所分并焉。间尝综其大略论之：回浦、章安之领东瓯郡、临海之领永宁县也，则附于今之台州。回浦之省入鄞也，则附于今之宁波。松阳之隸于永嘉、永嘉之并入括州也，则与今之处州又互相属。至于唐、宋而后，军府递开，五代之初，县名多易，斯皆谈温故者所宜考镜也。旧图经所载沿革，虽有表有说，而踳驳特甚。如秦则属闽中而兼列会稽、唐则有永嘉而复有永宁。若斯之类，不一而足。诒让弱冠观书，旁涉乙部，盖尝读史志而知地志之不足据，读唐、宋以来

輿地专书而知史志亦不无伪夺也。因博稽往籍，作为一表。援据诸书，则录于下方，谓之考证。用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例也。岐海之间，倘有为輿地之学者，其将有所取于斯。同治己巳，书于檀艺宦。

按：上文辑自一九三七年六月《蓼纓年刊》创刊号。

## 永嘉郡记集本跋

光绪四年

永嘉自晋太守初，分临海置郡，领县五：永宁为今永嘉；安固为今瑞安及泰顺之北半县；乐成为今乐清及玉环厅；横阳为今平阳及泰顺之南半县，今皆隸温州府；松阳为今处州府丽水、青田、松阳、庆元、云和、宣平、景宁七县及缙云、龙泉两县之半（缙云之半为永康，龙泉之半为遂昌，并属东阳郡）。盖兼今二府十五县、厅之地以为郡，疆域亦辽广矣。刘氏代晋，无所变革。故郑氏此书，亦多涉括苍。其所记怀化县有蒋公湖，在今遂昌县东二十里（宋州郡记无怀化县，县盖乡字之误）。遂昌时属东阳，初疑此为《东阳记》之佚文，传写迻易，误书永嘉。然《初学记》湖下徐坚所自为叙事亦云：“永嘉有蒋公湖，”与所引此记相应，则确非讹文，盖其时郡界固有错入今之遂昌者。此唐、宋以来輿地书所未载，不第可证明《一统志》五代时蒋姓居宅陷为湖之谬说也。又，《御览》州郡部婺州下引辑之《东阳记》云：“隋平陈，置婺州，盖取其地于天文为婺女之分野。”辑之宋人，其书不得记隋陈间事，此必李昉等误引。恐览者不察，援此疑辑之为隋以后人，故附正之。至近时地志录此志或晋郑辑之撰，则由俗儒臆定，并隋书亦未寓目，其误盖又不足辨云。

按：孙氏《永嘉郡记集本》别有序，已刊于《籀岷述林》卷九。此跋辑自一九三七年六月《蓼纓年刊》创刊号。

## 止斋文集跋

光绪五年

陈直斋《书录解题》所载《止斋集》，凡二本。一本五十二卷，即曹文肃公叔远所编，嘉定壬申温州教授徐凤刊于永嘉郡斋者也。一三山本，五十卷，据荆谿吴氏《林下偶谈》，盖蔡文懿公幼学所刊。其本明以后已不传，无由稽其同异。赵希弁《读书附志》谓止斋《周礼说》旧刊集中，曹文肃别为一书而刻之。检文肃为此集后叙云：集旧未成编。（止斋在时，有《城南集》及《待遇集》二刻，并少作，若今所传《舆论》之类。《周礼说》绍熙中撰进光宗者，不当在彼二集中）则文肃以前，《止斋集》无刻本，赵氏所云载《周礼说》者，殆即三山本矣。然蔡、曹两本，并出嘉定间，而蔡刻稍后。（嘉定元年，文懿为止斋行状，称公有制诰集五卷，集三十卷，无所谓五十卷之集，是蔡刻必在作行状后之证。文肃此集后叙，作于嘉定四年，称徐博士与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学更加订定，是曹编亦经蔡订，而绝不云蔡有刊本，是蔡刻又在文肃作叙后之证。窃谓三山一刻，当在文懿由知建宁府改知福州就进安抚使时，其年月虽不可考，以曹叙及宋史本传参互校覈，盖在嘉定四年之后，十年召权工部尚书之前也。然则蔡刻距徐刻不过二三年尔）若其本载《周礼说》，当由文懿所增。文肃编集时，《周礼说》故不系《止斋集》，非由析出别行，不审赵志何以有文肃别为一书之语。且蔡本既增《周礼说》，则卷第自当溢出，顾反少二卷。今《周礼说》及三山本《止斋集》并佚。代祀縣邈，书缺有间，其原流分合，莫能明也。此本即文肃所编，明永嘉王文定公瓚从内阁宋本录出，至正德丙寅，温州同知林长繁为刻之，于曹编附录后别增张璠所辑集外文八篇。其《民论》、《文章论》、《守令论》、《收民心论》四篇，并出方蛟峰所评《止斋舆论》，（此

书凡六卷，余家藏有明隆庆辛未刊本，别本题《止斋论祖》，并为五卷，无方评，其本出《舆论》后，张盖并未见）余亦皆止斋少作，曹文肃所刊削者也。后嘉靖辛卯，别有书肆所刊小字本，以正德本合并为二十八卷，所谓安正堂本也。两本板片并亡，传本寔少。国朝乾隆丙寅，邑人林知县上梓，又取正德堂本重编，为《陈文节公诗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录》一卷。乾隆癸巳，其版焫于火，而新城陈侍郎用光视学浙江，复以林本重刻于杭州，今盛行于世。顾正德本一遵宋槧，凡宋本文字刊泐不可辨者，并阙之。虽校讐不审，而无臆改臆增之失。安正堂本，虽卷帙省并，而叙次犹旧，于曹编面目，亦未尽失也。至林氏重编，始以曹编迳易离析，任意更张，其内外制诸卷，删改篇目，至不胜校乙。编中缺文讹字，率多凭臆增窜，无复旧观。止斋遗书，斯为一厄。陈侍郎重刻时，属长兴钱士云为之覆校，钱序亦称访得正德本补正，然其本仍沿林刻诗文分集之陋，讹夺文字，因袭尚众，其言殊不践也。家大人既校刊刘、许诸先生集，复以止斋永嘉魁儒，而遗集世无佳刻，乃检家藏明版两本，手自讐勘，得以尽刊林、陈两刻之谬。其明槧夺误，今参检群籍补正之者复得数百事，虽不能尽复宋本之旧，而较之明槧，已略为完整，不论林、陈两刻也。官斋多暇，遂刺举同异，揭所据依，写为定本。光绪戊寅春，开雕于江宁，而命黄岩王工部彦威及诒让复勘一过，并命记其校讐之例于册尾以示读者。凡今刻本，悉以正德本为正，其正德本误而以诸刻及它书刊定者，并注其原作之字于下方，校语中所称原作某者是也。诸刻本与正德本异而义两通者，并注之。陈本即据林刻复刊，而陈本后出，略有所补正，故卷中止校陈本异同，凡林本误而陈本不误者，并不著也。光绪五年己卯孟陬。

## 光绪瑞安县志稿建置沿革表引

光绪八年

划州分国之制，权輿于遼古，而备于虞、夏之际。秦废封建，始为郡县。虽政理不同，要之，建大统小，合狭成广，厥义一也。年祀既邈，迁易不常，志牒繁糅，歧迕间出，其纷贖之故，非表无由治矣。<sup>41</sup>瑞安自吴之罗阳而始为县治。二千余年，治境不迁，而名号之更易，统部之移并，代各不同。披诵图经，益增瞢惑。今别为考次，自夏、商以来，迄于昭代，总其沿革之故为一表，援据正史，辅以李、乐、王、欧輿地专家之说，理而董之，以资道古。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所表沿革，以考证附缀下方，今踵其例，覬便省览焉。

按：上文辑自一九三七年六月《蓼纓年刊》创刊号

### 董香光书枯树赋跋

光绪十六年

河南枯树赋，苏魏公谓其笔力遒劲，颇近二王。晁无咎亦谓其笔法出《兰亭》。故思翁云：“不尽用本法，”盖造微之论也。此册思翁放《圣教序》体为之，古劲之中，时以醜笔见奇，亦不自用其本法。乃知神明于书者，自能惟变所适，信足宝也。册昔藏平阳苏氏，今归永嘉叶叔方丈。在苏氏时，吾乡林石笥孝廉曾跋其后。展卷揽诵，老辈风流，犹可想见。敬书册尾，以志眼福。光绪庚寅十月记。

## 何丹邱书谱临本跋

光绪十六年

虔礼论书，精究微眇。张怀瓘谓其深达旨趣，而寔息颇诋其书法。丹邱腕弱之论，盖有所本。要其谨严迻媚，自是晋、梁嫡冢，未容轻议。丹邱此册，亦复神似。吾乡书派，肇放晚唐。晋光草书，盛传题咏。然自《宣和书谱》外，绝无著录，今则遗迹渺不复覩。丹邱尚能恪守唐人渠媵，愧令晋光草迹，复出人间，不审视此册又何如也？晴窗展读，为之神往。光绪庚寅十月望后二日瑞安孙诒让敬题于经微室。

按：此跋录自明乐清何白万历癸丑书件。原跋“覩”作“觀”。卷尾尚有杨晨、孙衣言、吴承志、孙锵鸣、黄绍箕、俞樾、冒广生诸人题跋，为永嘉叶氏藏品，解放后犹及见之。

## 瑞安天算学社序

光绪二十五年

古之达士，知天圆而通九数者，谓之畴人。依声类以诂其谊，则畴之为言，犹侑也。管子治齐，教士之法曰群萃州处。郑君释官正之教道艺，曰辈作辈学。夫聚其群辈相与切磋而讲贯之，斯非侑学之谊证乎？泰西教学修明，冥符古谊，通都大邑，率有算学之会，极深洞微，自相师友，新率捷式，日出不穷，斯则侑学之大效也。迩来吾乡学者，多涉西学，而治算者尤盛。然细书布策，闭门独笑，虽用志不纷，而鲜渐摩论难之益，则以学会之意未甚明也。从子冲，少嗜兹学，叹泰西学会之善，爰与同人联算学社，分期聚讲，以互相考质，其用意甚盛。里之贤者，亦多赞其成。余谓我朝明算专家，以梅勿菴、戴东原为宗。然读其书者，

咸谓勿菴之言详明，惟恐人之不解；东原之言奥衍，惟恐人之易解。虽其学之优劣，固不系是，而其用心之公私，豁然不可诬已！吾乡多好学深思之士，然不免或囿于私，往往矜已而以嫉人。夫挟其一得，震而矜之，其所造已浅隘而不足观，而况以己之所不解，而嫉人之解，则心将终其身与迷谬为缘，岂非学者之蔽欤？欲祛斯蔽，而道以大公，则莫若揭勿菴之憎以为准的。惟恐人之不解，而人与己相说以解，公其所得，以互相饷遗，由是而跻于负绝精眇之域，则参泰西学会之意以复兴中国畴人之盛业，意在斯夫！意在斯夫！光绪己亥三月。

按：有关孙氏教育思想和办学情况的文章，除本文与补辑诸文外，其已刊行者尚有《述林》卷五之《瑞安新开学计馆叙》、卷十之《记瑞、平化学学堂缘起》、《籀廌遗文》卷上之《东游日记序》、卷下之《与江苏教育总会书》、《与次饶书七通》、《改红封为檀完以其羨馀充学款议》、及单行之《学务平议》《算学书院章程》、《温、处学务分处暂定学堂管理法》。温州市文管会并藏有《复学务公所议绅书》钞件，均可资参考。

### 镇海叶君家传

光绪二十六年

百余年以来，舟车之利环彻地圉，而亚墨利加、奥大利亚穷荒榛莽，日以开闢。华盛顿以建义兴于美，拿破仑以黻式燿于法，泰东西诸国始相与息兵而通商。而寰海五大州遂为商战之天下。凡觊国之强弱者，必于商权之广隘也。决其智者奋其策，强者角其力，盖商战之烈比于武事矣。中国与西南洋互市，昔萃于粤。自道光季年，朝廷始弛海禁，西航云集，榷场徧各海口，而江苏之上海遂为商务总汇之区，通阂带鬮，蕃盛甲海内。顾西国重商，挟其财力之富，抵峨惊捷，常自立于不败。而吾国商务久不讲，细

者竞于锥刀，强有力者或拘守故常，于异域情事，懵然无所解，斯固不足与乎商战之事。其有高掌远矚，算无遗策，起家寒素，手致大业若镇海叶君澄衷者，其信魁材独出，能力播中外商战之局者欤？君讳成忠，澄衷其字也。世居浙江镇海之沈郎桥，家故务农。六岁而父赠荣禄君卒。母洪太夫人守志抚孤，贫几无以自给。九岁始就傅读书，亦以贫辍业。顾少聪颖有大志，甫成童，乡人倪某爱其材，携之至海上，傭于杂货肆。肆主未之奇也，旋辞去，自掉小舟来往黄浦江中，与番舶贸易。时粤寇方据江宁，扰江浙，而上海独完。欧美巨商，咸萃于是。君既与西人习，遂渐通其语言，间即默察其情好尚，而博访财政盛衰、物产蕃耗之故。久之，遂精究窾要，慨然有振挽商务之志。西人亦雅重君之开敏诚信，乐就之为市。远资广储，动与时会，不数年而大昌其业，北达辽、沈，南暨交、广，东渡渤海，西极巴渝，列肆徧各商埠，凡沪、甬之雄于商者，咸推君为领袖，盖规樵閼廓，几与西商争雄长矣。君既慨中国贫弱由于商之不能合群以握奇赢之柄，则立缫丝火柴公司于上海、汉口以隐收其利权；又以民智未渝，由于识字之少，则以十万金设蒙学堂于上海，以教贫家子之不能就塾者。盖其所经营尤深远，儒者不能逮也。君既致富饶，而内行益纯笃。尚孝友，事母洪太夫人孝养备至，逮疾亟，尝剖股和药以进。比卒，哀毁不欲生。伯兄季弟俱早世无嗣，以二子为之后。女弟适某氏，家贫，为置墓田以贍其家。又效范氏义莊故事，置祠田四百亩、储金三万为忠孝堂义莊以周族党之贫乏。复设义塾、牛痘局以育族子弟。规画精密，为甬中诸甲族冠。其他善举，在甬则兴书院、通水利、恤嫠矜孤、平梁修道等事，不可倭指数。在沪则襄建崇义会、广益堂、兴蒙塾，衣米药糶之施，岁费常以万计。晋、豫饑，君首输巨资助賑。既而山左、畿南及苏之淮徐、浙之新昌、嵯县皆先后告灾，君咸助賑如前。大吏以事闻于朝，邀“乐善好施”匾额之赐。光绪戊子，奉天大饑，君与同志设局于沪，集资往

賑，首捐巨金为倡。事闻，奉旨传谕嘉奖，有叶某勇于为善之褒。盖至是而君之富而尚义，上自朝廷，下及各行省，外迄重译诸国，无不知其名者。噫！一闾之市，积羨千金，则雄视其曹伍，而君拥资百万，以富倾江、浙；曲士小惠，斗粟尺布，则侈然有德色，而君输私财以拯灾民及饮诸义举者累十万金。力措于中外交战之交，而恢然若无所营，是岂与乡曲富人絮长而较短哉！余少治章句之学，迂曲不解治生，而略涉中西论学之书，窃叹泰西商学家言，其精渺者于质力聚散、几何盈缩之理多相通贯，中土古籍所未闻也。惟太史公《货殖传》论秦汉之际商业兴衰之迹致为详悉。盖古者商战之局在于中原，而陶、卫居其衝。故史公所纪，如子贡则居卫，范少伯则居陶，咸以致富强之业。今之上海，缩中外水陆之枢，犹古之陶、卫也。而五洲万国，辐凑环萃，商战之盛，殆有千百倍于古者，虽有子贡、少伯之贤，亦将踴躍而却步。而君则左提右挈，若操别契，超然为其魁杰。盖自客傭以至富达，足迹不离上海，而其志量所营，极于寰宇，中外交务，系君为重轻者将三十年。今者畿辅寇扰，海警骤兴，识者方忧商务之愈敝，而君适先一岁卒，岂中国富强之规，终不可冀，天运之屯，有适然者欤？是尤当世闳达之士所为长太息者，而非徒爱君者之私痛已！君卒于光绪己亥十月，年六十。积阶封荣禄大夫，官候选道，加二品服，赏戴孔雀翎。配汤夫人、夏夫人，侧室苏孺人，皆有女德，克相君以昌其业。七子：貽鉴、貽铭、貽钊、貽铨、貽铨、貽铨、貽铨，貽钰咸以贤谨闻于时。君素笃于故旧，既商肆徧各海口，士友及客作倚君以食者岁率数千人。君知人善任，甄其材谄，授以职事而恤其老疾及窘乏不能自振者。物故则复恤其妻孥，俾有成立。故人咸感激乐为尽力，迨其卒，有哭失声者。晚年，又以二万金设怀德堂以周故友之家，手定条规，纤微悉至，君卒而诸子相与赓续成之。然则君盛德之所被，其殆未有艾也。君卒既匝岁，其友樊君棻以余昔与君有握手之雅，夙知君之行谊，

属为文以纪之，将刊石怀德堂中以示来者，即彙括君志业及所设施有关于中外商务萃萃大者揭著之。其他懿行义举，在君为不足道者，咸非所及。而先世系谱及姻戚子姓碑志所已具者，亦不复著于篇。呜呼！后之览者，可以知君之概矣。光绪庚子十月。

### 康熙瑞安藩乱记跋

光绪二十八年

右《康熙瑞安藩乱记》一篇，原题《困苦悲愤记》，瑞安鲍廷薦景生著。首有林宗弼叙，称廷薦廩膳生员，事迹无考。此本不知何人重钞，字划潦草，幸首尾尚完具耳。所记皆康熙间闽藩耿精忠叛，使□□渡据瑞安及大兵平寇首尾之事，以骈文纪之，词颇俚拙。其中若以耿藩名贞忠，又云江西有雁门关，皆传闻之误。惟所记本邑各事，则多出于目睹，故翔实足凭。自康熙距今二百余年，文献散佚，幸有流传，固不必以文词工拙求之矣。每句皆有小注，亦复甚详。然林叙作于康熙丁巳秋，其举廷薦名已称讳，知作叙时廷荐已亡。而注中诛耿藩事，或他人所增益，抑或林叙讳字，为重录者所窜入，莫能定也。册末又附诗十首，内有后垵□景先生诗四篇。后垵为余邑北门外附郭小村，余居城内东北隅金带桥，与后垵仅隔一雉堞，鸡犬之声相闻也。今余邑绝无景姓，而后垵鲍氏为旧族，今尚藩衍，窃疑廷薦即居后垵。□景先生当为景生，此四诗即廷薦作，故题居地及字，不著姓名也。重录者不审，误改为景先生，遂不可□□。此册为同邑老儒张□□得于故纸担之中。余假读，乃重钞校一过。原以其多存旧闻琐事，□刻传之，小注亦悉仍其旧。惟原文隸事多浅近习见，注内亦间有诂释，骈拇枝指，转病奔陋，今略为芟简，馀并存之。虽有舛误及俚俗语，咸仍其旧，读之自知，无俟纠校也。光绪壬寅六月。

## 复刘祝群书二通

光绪二十九年

### (一)

别来浹岁，企念无量。承询解缠一节，此为保种第一要义。会间妇女，均已解放。贵族千年华胄，切望实力举行，为乡里倡。时事至此，百无一望。新政亦万不及事，只好急图自立之计，多买报章，以广闻见。殷户子弟筹资出洋学工艺，归立艺场以兴制造，保利权，山中有矿，自行开掘，则权犹在我，可保祖宗丘墓。否则外人必来开采，一切任其所为，蛮力万无可拒，地方种族必受害无穷，想贤者必早筹及此矣。近来衰态日增，万事灰心，所不能忘者，子孙将为外人奴隸，沦胥之痛，万无可逃。终日默坐，嗒然若丧，不审贤者何以教之！

### (二)

承示解缠一节现已实力举行，足徵珂乡鼎阅开化之速，他日文明大启，此其发轫也。时局艰危，近已到极度，俄、日为辽事闻已宣战。中国贫弱，只得中立。然日胜犹可迁延数年，万一俄胜，则瓜分之议立行，神州种族，自此为奴隸矣。贵里聚族而居，民志尚团结，得贤者剴切劝导，必能感悟，大约以开学堂为第一要务。吾国之弱，在于下流社会智识太劣，虽有管、葛，无所措手。而种类经数百年时文之浸溺，实受害不浅。体育、智育、德育三者必须实在进化，方有翻身之望。敝邑学堂，如贵族有志之士，亦大可来学，一年膳脯，不过四十元以内。西文、中文、体操均有教习，较之沪杭费用为省。定新岁正月廿日开学，如有愿来者，乞早示之为幸。

按：上文原载刘耀东祝群《南田山志》卷十二《文征》二。文

末附刘耀东识语曰：“右书为光绪癸卯冬籀师寄复山中者，手墨犹存，谨录之，亦略窥吾师当日救国保种之至诚云。”又按：孟晋先生未刊手稿《先祖考逊学公、考籀庠公两世大事年表》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条下记：“（考籀庠公）五十五岁，倡办瑞安妇女劝解缠足会，温郡女界之开通始此。”知二书乃倡办劝解缠足会后之次年为推动旁郡解缠而致刘耀东者。刘氏，青田南田人，为明刘基后裔。民初、曾任浙江松阳县知事。辑有《括苍丛书》。

### 科学仪器馆月报小引

光绪三十三年

中国艺学之权舆，莫尚于《考工记》。其论制器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又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夫所谓圣人者，非一二人独得不传之秘也。积众知以通其原理之谓道；积众巧以修其良法之谓艺；发明新理新法，利其用增其力之谓器。知巧创述之能事备于是矣。先秦管、墨诸子，类皆甄综道艺，然发其端而未竟其绪，举其较略而不能穷其龌龊。有其创之，莫或述之，此中国艺学之所以不竞也。欧学东渐，而质力诸科之说大明于天下。积世积精，以通于神；艺器之妙，弁与道合。而吾国学者，犹塞聪蔽明，拘守故常，徒惊怖其奇而莫知所津逮。夫彼非无所不能若天帝，不可思议若鬼神，固而是人也。而谓彼独擅其长，吾必不能学步，是诬人而自贼也，耻孰甚焉！迩年以来，朝廷既以艺学广励学官，海内闳达之士，亦复多从事于斯。浙、沪同人，于是开科学仪器馆，广购图器标本，以应学者之求；而就彼设学以教，将以彼之精艺奇器，用资吾党之研究。风尚大开，来学者日众。而犹虑教育之未能普及也，复辑月报以饷学子。译西籍，系以精图；广征论议，以擢其理；旁罗丛录，以博其趣。俾夫理教形法，燦然耳目之前，盖一展卷，而道艺器

之全，无所不赅，其愉快何如哉！昔汉张衡、魏马钧、梁祖冲之之伦，生于科学未显之时，前无所凭藉，以其复思旷揽，犹能创获其一二。今则新理新器，日出不穷，所出道艺之精，高远穷天地，微渺入稊忽者，咸可闭户而究，较之曩哲，其难易不可以道里计。学界志士，愧吾躬之未逮，怵他人之我先，必有旷然昭寤，因西儒所已得者而益宣究之，积吾众知众巧，以相竞于优胜之场。彼善创而吾善述，夫安见吾之不能为创也。斯则月报之作，所愿与海内学人共扬榘之者欤！光绪丁未孟陬。

### 温州办学记

延钊谨按：家藏手稿，原无标题，谨拟补五字，以弁篇目。又按：此文未著撰时之年月日，以篇中事实考之，当是光绪丁未年（三十三年）作。

我温州学界开新，始于戊戌以前。是时承甲午与日本宣战失败之后，外患之刺激既盛，内情之愤懑更深。于是瑞安公议先开学计馆以教算术，方言馆以教英文，农学会以改良农桑。其费皆本邑绅富集捐为之，他邑尚未有所举也。厥后惟农学会因董事多出门，成效亦少，遂中止。而算学、英文两馆，则接联办理，并无间断。至辛丑，奉上谕开学堂，于是瑞安首先创办，将英、算两馆公款，全拨入县学堂。继之，平阳、乐清皆次第举办，而永嘉则惟有官办之府学堂而已。其先虽有一中西学堂教英文，然程度极低，旋即停办。是时学部章程等级尚未明定，各处学堂办法参差，瑞安则曰普通学堂，其程度约在中学、高等小学之间。而城内四隅，则开四蒙学堂，则自中学以及初级小学三者并为一堂，尤为错杂。厥后瑞安改普通学堂为高等小学，而甲班生中有程度甚高者，因府学堂尚未有中学资格，无可就学，富实者相率东游，寒士不免怨咨。前年，乃于高等小学之外，添办一中学堂。平阳亦改县学堂为中学堂，而以务本小学堂为高等。乐清则开中学堂于西乡，而城

内县学堂为高等小学。永嘉则府、县两学堂程度皆尚在小学之内，故各县高才生不肯入郡学，以致瑞、平、乐三县皆自办中学，而经费因此大绌，各县皆有不可支持之势矣。至去年，始议改良郡学。同乡京官黄仲弢提学、徐班侯侍御电举刘次饶拔贡为郡学校督（延钊谨按校字似是监字之误）于是始按中学程度甄别学生，另聘教员。而所附之小学生，则分高者送入县学堂，低者开除。而同时县学堂亦大改良，限定高等小学程度，而等差始划一矣。郡学既改良，则外县三中学本宜停止，将学生并入郡学，而以各界绅董及学生之父兄因中业已办一年，不肯中止，故屡次集议竟未成。然以经费计之，所缺甚少（延钊谨按少字似是多字之误），已耗及母财，明年总以合并为是。至初级小学，则平阳最多，乐清次之，瑞安又次之。瑞安城内，公私所办有五六区，乡间有廿余区。平阳江南乡有三十余区，南北港有数十区。乐清则东乡西乡各有数十区。永嘉旧无蒙学，自前年，城内外始有数区，然皆未甚合法，乡间尤少。去年下湖乡始有三区，上湖乡有一区，永场有一区，皆自称两等，然实则并初级亦未完全，尚须竭力改良也。此外，泰顺、玉环城内，均有官办一学堂，然学生甚少，教员亦止两三人，学科未备。本年，玉环似略有改进之意，而泰邑则仍前简单，一时未能开通。此温州办学堂之历史也。

### 朱博士事略

朱博士骏声，字丰芑，江苏元和县人也。祖焕，以通礼经中乾隆壬午科顺天乡试第二名举人，出纪文达公门下，官广东盐库大使，著有《临啸阁遗稿》。父德垣，附贡生，有孝行，好经术。博士传世业，十三岁，父令为经解，必问文字源流，因授许书，一读即通晓。戏为《孔方传》，文似马迁，吴中目为神童。年十五，冠郡试，补府学生。时嘉定钱宫詹大昕，主紫阳书院讲席。宫詹亦十五岁为诸生，是年重游泮宫，奇博士才，曰：‘吾衣钵之传，

将在子矣。”遂受业门下三年，期以通材大儒。嘉庆戊寅恩科，举于乡。七上春官不第，郁郁不得志，在苏抚张中丞师诚幕掌笈奏。林文忠公抚苏，推毂主江阴暨阳书院讲席。先后主讲吴江、荆溪、皕、萧山书院。后就馆山东、扬州、浙江。会试数留京，因事往马兰峪，出居庸关，奔走风尘，穷愁寞落，积二十余年，未尝一日废学。道光间，大挑教职，选授黟县训导，与诸生讲学多暇，著述日富。尝览古今说《易》百数十家，提要钩玄，为《学易札记》，谓孟、京之卦气五行，荀、虞之纳甲消息，马、郑之互体爻辰，辅嗣之空虚清悟，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至争言玄理，反疏训典，墨守宗尚，拘求义例，尤后儒说《易》之通病。惟观其会通，不胶一说，先释其文，次求其理，至一卦之中，取象杂出，一爻之内，上下不蒙，不必强经以就我。周公之言，不必拘羲、文之义而义贯；九子之说，不必泥文、周之旨而旨通。因著《六十四卦经解》八卷。更取历代筮卦所验，附缀其词，以便占者推导，又述《经传互卦危言》二卷，参虞氏消息意为《图》一卷。郑氏爻辰说易，其书已亡，见于唐人正义者仅数条，因据《汉志》三统术补之，为《驳辰补义》二卷。《尚书》则谓今文仅存三十篇，其载天时人事，山川草木，礼乐刑政，书虽残而事犹备，学者苟深窥渊奥，岂徒七观四要而已。为《尚书古注便读》四卷。其伪古文，则注引用出处，视梅致斋《考异》、王西庄《后案》尤加详焉。至论《春秋》，则谓孔子笔削，亦志在儆乱臣贼子而已。其他或据事直书，或仍旧史缺文，本无关义例。三传以例求之，故各说其说而终不能通；宋人以意测之，故自说其说而更不可训。先生则析其疑滞，破其拘墟，为《平议》三卷、《乱贼考》一卷。又谓《春秋》一万八千字，李焘云今缺一千四十八字，知《春秋》既修之后，一千八百余条中，传写残缺，亦复不少，特循文尚可解，不尽如夏五之难通。如晋弑其君州蒲缺栾书字，黑肱以濫来奔缺邾字，原无疑义，必曲为立说，反诬圣经矣。且孔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后儒乃欲

于日月名氏爵号氏族一二字异同为褒贬，何其固也？著《阙文考》一卷。又以古书传写，各有师承，文字互淆，必求一是，谓读书不精，不可论断，如王伯厚《困学纪闻》云：“书吴入郢，楚昭出奔，犹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犹有臣也，故不言楚。”不知公、穀二家，郢字固作楚，特楚字不如郢字直切，因为《三家异文覆》一卷。又录周秦汉魏诸集所引与左氏异同者，复加论断，俾读者知丘明当日采择之旨，为《左传旁通》十卷。又辑百家精注，为《左传识小录》三卷。又以《仪礼》篇帙，佚存十七，昌黎博敏，犹苦难读，因断章节取，为《仪礼经注一隅》二卷。又论《小戴》当合于《大戴》，今所分三十九篇，惟《夏小正》独有传，疑出公羊、谷梁二子以“万用入学”句，传称：“今时大舍菜，”而大舍菜礼秦、汉寢以不行，所言今时，可知为春秋时。且《汉志》载《公羊外传》五十余篇，今佚不存，知其所著不传者甚多，《夏小正传》，或出其手，延君编录，失其名耳。为《夏小正补传》一卷。又论《尔雅》太岁在寅，推钱宫詹说，谓其时自以实测之，岁星在亥，定太岁在寅，命之曰摄提格，以纪年岁星所合之辰，即为太岁。然岁星阅百四十四年超一辰，至秦、汉而甲寅之年岁星在丑，太岁应在子，汉诏书以太初元年为摄提格者，因六十纪年之名，历年以次排叙，不能顿超一辰，故仍命以摄提格也。于是后人以寅、卯等为太岁，强以摄提格等为岁阴。其实《尔雅》所云岁阳岁阴，非如后人说也。又读《周语》帝嚳能叙三辰，知十二次名义，当为所定。然今时实测，与古不同。星纪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宫不在丑；析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丑宫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心在寅宫不在卯；降娄以娄得名，今娄在酉宫不在戌。计今时距周初，岁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实不相副，古宫之称，不必施于今。因参用旧名，著《岁星表》一卷、《天算琐记》四卷。又读《离骚》王叔师注有不概于心者，为《补注》一卷。又以《小尔雅》晋李轨解无传，北宋宋咸注颇略，爰集各本，钩稽裁补，

为《约注》一卷。至研究许书，功深且久，尤为心力所荟萃。尝谓自二徐以后，至本朝段、钱、严、桂，推衍已极精密，而六书中转注、假借二义，究未有确诂。因独创义例，以为转注者，即一字而推广其意，非今数字而雷同其训。通其所可通者为转注，通其所不通者为假借。假借不易声而役异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语；转注不易字而有无形之字，可以省后世之俗书。如网为田鱼之器，转而为车网，为蛛网，此通以形；又转而为文网，此通以意。防为隄障之称，转而为村坊，为垂坊，此通以形；转而为劝防，此通以意。不得谓之本训，不可谓非本字。又谓叠韵之假借易知，双声之假借难知。通德释名，似转注而实多假借；方言广韵，半假借而时有转注。叔重万字，发明本训，而转注假借则难言；《尔雅》一经，诠释全诗，而转注假借亦终晦。爰著《说文通训定声》三十二卷，为转注假注之专书，似因而实创。又取百六韵而权衡之，为《古今韵准》一卷。循《尔雅》之条例，贯许氏之说解，又为《说雅》四卷，益发明转注假借之义无遗。又许书有未安者，间参己意，为《说解商》十卷。专论假借，为《假借经微》四卷。《说文通训》已成，又有《补遗》三卷。尝与嘉定葛其仁、朱右曾，黟俞正燮、汪文台、程鸿诏论经史事及门人程朝钰、程朝仪等问答，有《经史答问》若干卷。诗、古文、诗余若干卷，皆未编定。咸丰元年，谒阙，献《说文通训》等书。显皇褒嘉，加国子监博士衔。旋升扬州府教授，因风痺解官，侨居黟之石村，自号石隐山人。间避乱入漳溪，病中闻曾公国藩提兵自鄂南下，喜曰：“吾献书时，在礼部数见曾公，”服其宏量，能平此寇者，其在曾公乎？”临终诵陆务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咸丰七年，病卒。春秋七十有一。子孔彰，光绪壬午科举人，克传家学。